

放夏忙田

唐筱毅

夏季农忙假,在我们那儿比秋季短些,也就十天半个月。可就是这十天半月,能把你身上在学校攒下的那点斯文气全磨掉。

生产队长喊“歇了”的时候,我们几个学生一屁股瘫在垄沟里,谁也不说话。

薅草这活儿,看着大姐大妈们做,轻巧得像在田里绣花。两脚跨着秧苗,左右手交替着将下杂草和多余的苗,刮锄顺手一带,土松了,草净了,留下的小苗站得齐齐整整。她们嘴里还不闲着,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不停,偶尔爆发一阵笑,手脚却不停,人就往前挪了一大截。

轮到我们,蹲几分钟腿就麻了,猫着腰腰又酸了,学着老奶奶爬着薅,膝盖咯得生疼。一条垄,人家薅到了

地头,我们还在地当间。大姐大妈们坐在那儿笑,笑完了拍拍土站起来,七手八脚帮我们薅,一人几把就把我们接应到地头了。

我那时小,最怕的不是累,是落得太远丢人。后来妇女队长想了个法子,两个手快的女社员夹着我一条垄,她们在前面时不时帮我带两把。这下我更不好意思直腰了,蹲一会儿爬一会儿,到了地头还是落一段。有一回我实在憋不住,站起来狠狠伸了个懒腰,旁边二婶子笑着说:“怎么,长个儿呢?”大伙全笑了,我脸红到脖子根,赶紧又蹲下去。

帮着一二生产队干活是最热闹的。全校百十号人撒在地里,像大战。活干得粗,但架不住人多势众,嘻嘻哈哈你追我赶,杂草倒是也拔了,苗也间了。中

午生产队管饭,面条稀饭,韭菜卤子或者茄子卤,两大盆腌葱叶拍黄瓜往桌上一墩,学生们就跟抢一样。

回了自己生产队,就没这待遇了。薅地之外,也干别的。给地里拔草轻松些,不涉及间苗,不用费心挑哪棵留哪棵。抬粪垫圈又脏又累,扁担压得肩膀生疼,但比薅地强,至少不用蹲着,也不用老被人接应。

最盼的是歇气儿的时候。田埂边上找酸溜溜的嫩芽吃,摘黄花棘树的花儿嚼,甜丝丝的。有时候跑到山坡上采山丹花,花瓣又甜又嫩,就是不好找,漫山遍野跑半天也采不了几朵。大姐大妈们不闲着,趁歇气到地边将猪食,收工时每人挎一筐回去。

有一回扒土豆,前面牛拉犁杖挑,我们后面捡。刚出土的土豆白白黄黄,

晃眼睛。有人在地边拢了堆火,大家挑了些麻皮起皱的土豆埋进去。二十来分钟,香味就飘出来了。大伙一窝蜂围上去,负责烤的那个一面喊“别急别急”,一面拣了个最好的闪到一边,吸吸溜溜先吃上了。

我们学生也不客气,抢一个在手里,烫得左手倒右手,剥开皮咬一口,面糊糊的,香得不行。烧黄豆也差不多,连灰带豆抓手里,吹着吃着,吃完了手黑嘴黑,互相指着笑。

每一年农忙假结束的时候,我们的手上总有几个“大白泡”,倒戛刺撕得生疼。可心里头,好像跟那片地贴得更近了些。

如今想起来,那时候的田埂、垄沟、刮锄、大锅饭,还有蹲在田里酸麻的腿,都成了回不去的东西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刘贤向吴惟珊道:“这车夫不忠于主,实在该杀!我这就命周末前去将他杀了!”

吴惟珊急忙阻止道:“公子有所不知,这车夫乃是奉淮南国的国相司马越之命,护送我和阿爹来到此地的,他虽然有错,实是受那恶贼逼迫所为,还请公子不要为难他,放他走吧。”

刘贤惊奇道:“你阿爹姓甚名谁?这司马越对你阿爹倒是敬重得很。”

吴惟珊浅然一笑道:“阿爹的姓名不足道来,他和司马国相是故交好友,因此格外照顾我们父女,我们……”说到这里,突然止住不说了。

刘贤知她心存顾忌,笑道:“我姓刘名贤,不知姑娘怎么称呼?”吴惟珊道:“原来是刘公子,我叫吴惟珊。”

周末道:“这是我家世子刘……”刘贤喝道:“多嘴!出去!”

吴惟珊脸色突变,问道:“不知刘,刘公子是哪国世子?”

刘贤道:“我是吴国人。”

吴惟珊淡然道:“原来是吴国世子殿下,恕小女不识之罪!”心中只是在想:“原来我在大街上时并没有听错,那个护卫确实称他为世子殿下。他是吴国世子,不知阿爹与吴王是何关系,是敌是友?”

刘贤见吴惟珊的音容言语都生分起来,心中着急,道:“姑娘不会因为我的世子身份疏远我吧!老伯现在病得厉害,我们,我们还是专心侍候他才是!”

吴惟珊淡然道:“世子殿下提醒的是,我还要照顾阿爹,就不挽留诸位了,世子殿下请便。”

刘贤恋恋不舍道:“姑娘尽管照顾老伯好了,我坐一会儿就走。”

门外,赵宇翔正在小声埋怨周末:“周兄弟你是真傻呀!没见到咱们世子殿下瞧吴姑娘的眼神吗?你可曾见过世子殿下正眼瞧过别的姑娘吗?”

周末辩解道:“这与我说出世子身份有何干?”

赵宇翔摇头气道:“你呀,你呀!怎么说你好!你想想,那个紫袍汉子自称是太子殿下的人,他来追杀吴家父女,必是奉了太子之命。这吴家父女既然与太子殿下结怨,又怎会与世子相处?”

周末拍头叫道:“我糊涂呀!好你个老赵,你为什么不早些提醒我?”

赵宇翔噓声道:“你轻些声音,免得惊扰世子殿下。”

刘贤在房中呆坐了许久,其间不时地偷瞧着吴惟珊,变着法地找吴惟珊讲话。吴惟珊始终没有正眼看向刘贤,始终礼貌地回答着他的问话。

眼看天色已晚,吴惟珊再次逐客道:“我要侍候阿爹休息,就不送世子殿下了。”刘贤无奈起身道:“请姑娘多加保重,我明日再来探望老伯。”

吴惟珊推辞道:“多谢世子殿下关心,我自会照顾好阿爹,世子殿下有要事需处理,就不劳世子殿下关心了。”

刘贤听她一口一个世子殿下地叫着,顿感心中酸痛,道:“姑娘客气了,我别无他事,你且休息,我明日再来。”说完站起身来,只是不挪动脚步,他实在不舍得离开。

吴惟珊知他心意,走到门前站定道:“世子殿下请!”

刘贤见吴惟珊再次下了逐客令,实在厚不起脸皮再待下去了,只得告辞离开。

刘贤带着赵宇翔、周末二人来到梁王府住了下来。此后连续几天,刘贤都在早饭后急匆匆地赶到客栈去看望吴惟珊,直到天黑方回。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孟夏榴花开欲然

武亚中

时序更迭,草木萌新。人间盛大花事缤纷往复,花开花落,不问流年度。

玉兰暗香浮动,杏花粉妆玉砌,桃花灿若烟霞,樱花摇曳生姿……醉浆草擎着红色小花,婆婆纳闪烁蓝色微光,二月兰铺成朦胧紫雾……“爱是花木那样的生长,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。”万物有情,草木知意,石榴花——恰是夏日最热烈的告白。

暮春渐远,芳菲凋残。“垂杨影里残红,甚匆匆。只有榴花,全不怨东风。”当百花悄然谢幕,石榴树酝酿生机,默默等待。沉睡一冬的枝干冒出嫩红新芽,绿意渐浓。青涩花苞藏在绿叶间,由青转红,顶端微微裂开,露出一点红艳。“却是石榴知立夏,年年此日一花开。”立夏一至,先是零星几朵悄然初开,继而似被点燃一般,竞相绽放。花瓣层层舒展,宛若佳人明艳登场。红花绿叶,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石榴,古称安石榴。相传汉张骞使西域还,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,沿丝绸之路东传,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,开枝散叶。

中国传统文化里,石榴树为旺宅嘉木,象征旺丁兴族、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、镇宅安宁,故有“东榴金,西柿银”之说。庭前种下一棵石榴,春看新叶吐绿,夏赏红花满枝,秋品红籽清甜,冬观苍枝遒劲。一树四季皆景,一生福运相伴,这应该是中国人偏爱石榴树的终极原因吧。

“灼灼石榴花,疏疏五月雨。”微雨过后,枝叶青翠欲滴,花色鲜亮明艳,红绿相映、生机盎然。水珠缀在花叶间,凝成一颗颗纯净的水晶心。风摇雨飘,飞花碎玉,落红满地。

中国自古便有簪花之俗。“头上榴花带雨簪(簪)”,唐宋以来,端午簪石榴花成为重要民俗,寓意辟邪

驱毒、祈佑平安、福气绵长、红火吉庆。盛唐风情,宋元雅致,点点榴花,满目韶华。

“芙蓉为带石榴裙”见证了南朝士族审美、服饰等级和荆楚文化的交融。石榴裙成为代指佳人的经典服饰意象。

相传,杨贵妃酷爱石榴,常着石榴裙起舞。唐玄宗便在华清宫、骊山一带广植石榴,长安榴花逼近郊。石榴裙成为倾世红颜的代名词,盛满大唐盛世的浪漫与繁华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,石榴是隐喻红楼群芳命运的核心意象。“榴花开处照宫闱”,暗含元春命运盛极而衰、繁华如梦;“茜裙偷傍桃花立”,茜如榴红,藏尽黛玉孤高悲苦、镜花水月;香菱的石榴红绫裙不慎染泥,恰似她身陷浊世、无力自拔。一抹榴红折射“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”的宿命,道尽红楼裙钗魂销香断的彻骨悲凉。胭脂泪,相留醉,几时重?

红楼一梦皆过往,榴花岁岁满庭芳。户部山青砖古墙下,回龙窝幽径长巷里,花园饭店清雅深庭中,老东门民国旧邸旁,榴花应时绽放,千朵万朵。一树猩红映古韵,流年似水自流淌,默默诉说一朵花的前世今生,一座城的悠悠历史,一段岁月的深情回望。若有身着榴裙、鬓间簪花的女子款款走过,会不会疑心是穿越光阴而来?

孟夏临窗,榴花灿然。汉时赤焰,千年风华。花开不语,落亦无声。在盛放与凋落、绚烂与静美中,我们体味自然况味,洞察四时轮回,对生命、对万物,满怀虔诚与敬畏。

“君看今日树头花,不是去年枝上朵”,我们一路告别,聚散匆匆,火焰般燃烧的榴花,慰藉所有的静默与孤独。那些走过的漫漫时光,那些看过的灼灼其华,终将成为最浓烈丰盈的生命底色。